



孟子集註



服部文庫
イ17
255
1



孟子

此書皆孟子之語也
姓之以子題焉

△趙氏云按非孟子自序聚司馬遷
史記云云為序故自序說

朱熹集註序說

諸說

史記卷下四列傳十四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一
族孟孫之後漢書

註云字子車

駟人也

駟亦作鄒
本邦國也受

字業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索隱云王劭以人為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

漢書藝
文志內二
ア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當然。然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孟子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是字古
ヨリ聖人
傳道統
ノト

證金此二
字前漢書
アリ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
爲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

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
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第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
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
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
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故乎
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
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孟子空言

所謂文
選陸士衡
歎進賦
三八也

左傳論語
アリ侏離
後漢書南
蠻傳アリ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
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
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
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夷狄之
言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思按至字恐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揚龜山也程子
門人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
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
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
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
 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
 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
 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魏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天地若計

是得三才名

我方一利之矣

雙張卷之稱王所謂
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
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
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為千取百為不為不

萬取臣
十分之
一少

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奪

豔反聲慶於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

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
子畿納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

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
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弑上上也履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
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

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

陳良三也

所謂易
傳語
太史司馬
遷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織於已也。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概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

投木之
傳

根之物
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屬。麋鹿之屬。皆樂之者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成就

不日成之經始勿墜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

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戶角反
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
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
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

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麇。牝鹿也。伏

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白貌

於。歡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

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

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也。樂。字加

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樂。字加

湯誓曰。時日害。嗟。予及女偕亡。民欲

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
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
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
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
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
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不如以
より國
目モス
ナラヌ也

民則民怨之而
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
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
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
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
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
老稚之不老人如少也
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至歩ニケタ
毛百歩ニケタ
毛多歩コソ
アレタハ
同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
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
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
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
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
爲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

厲禁八周礼
二出法度ノ
コト

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
此時至冬乃役之地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也罟網也洿池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
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
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獮禁艸木零落
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
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變養之事也然飲
食宮室所以養生禮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

復出未章注云
此謂制民產之法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
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

本去聲古音
勅六反數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
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
以供蠶事。五十七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
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
毋用牝牛。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
得食也。地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可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為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乏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黑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節節之詳。極財成輔

湘之道。以左右民。
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是知刀之殺人。而不知操刀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父母テナレ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

死也俑音勇 為去聲 人形也

從衛謂之錫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

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其三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中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

歛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耨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扶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

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己恐

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敵國之ヲ
コノアレキ
ヲタトフ

謂スガニ
孟子有テ
吏天ニナリ
分テタツ也

襄王、惠王、

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一仁政也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

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

當何所定孟子對以下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也「ヌコノモト」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

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

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我宋、燕氏
家朝人云
カクニトク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
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沛然雲盛貌沛然雨
盛貌沛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
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
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
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浚原其意而詳究
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
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
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
殺人之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
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
子之言豈偶一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
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既曰無有
及三霸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吾無以
以未至文武周
公之法尚當主
者道爲何耳

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爲其先辯功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必已
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
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唐二鐘ニカ
ギラスベテ
器ヲツクシハ
血ヲスル

保愛
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觚曰王
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觚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鑼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觚

觶音核舍上聲觶音速與平聲

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上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下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聲 遠去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孟子卷之八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百姓之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ト心也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為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為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為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人ノ目側
ト心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

大雅文王之什思齊篇

仁ヲホドスノ次第ヲイフ

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州。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乎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兵ハモク物ハ
カロシソナカ
ハヌヤウニハカ
ト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人有其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臣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牛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機拔手下一
ツル也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木六韻上ナリカキヲヤト」
聲辟與關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闢也
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

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
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
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

天下九洲
齊其一
也

也之九洲
齊其一
也

本六天下王
トナノ本也

哉蓋亦反其本矣

其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鄉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言集入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二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矣蓋功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產家業
ナリ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趙注。五畝之宅。章曰。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也。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與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為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棄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結。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異日
下同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

趙大要子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

趙注獨自作樂曰耶與人共作樂曰耶

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
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
子之言也

トミミヲウチテタノヒニ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
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簫笛ノナ
ナリ

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
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
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簫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
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
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鳥羽多其多
ハタス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之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
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
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
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

南音ノ君
南音臣ノ北
面ナリ

漢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別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總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滅英韶舞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驚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

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芻州也蕘薪也

憊カミモトノ法度上問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
關防之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音獯

熏鬻音育小犬之犬トフモフ也
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敵計大小疆弱之

私故小國雖或不終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

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
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人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
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

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也給編覆無不調編保天下之氣象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縷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畏天威於是時「キツトマカタモチナシハハ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
事大而恤小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

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不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患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怨則能解小安天下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孟子ヲサス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心有非其君

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得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下不和

恤民皆非理也

上人多ミラヨミタタ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

景公齊ノ昔ノ諸侯孔子ノ時分也

雪宮ハ分ニハナシ宮殿ヲ以テ下ノ屋鋪ミテ

此注有ハ不得人皆得其志也下言樂カ下ミラヨミハス

轉附朝饒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饒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也給亦足也夏諺夏
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也諸侯所守
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
事而空行焉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
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
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
集注二十五人君所從
李惠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弗息明明胥譏民乃作慝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君民方手人也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餼糧之屬明明側目

趙云逆先王命
但為危民之政
又云言王道廣博
行難由當相匡正
疏云為諸侯之所
以其皆能表其
身而已

春秋公四
年三

今上諸侯之諸

貌。胥相也。謗謗也。愚。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庫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猶蟻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發明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東政

明堂
朱子文集
五ノアリ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鰥獨。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

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水

女夫アリ夫
ハ婦アリ夫
カフミシ

隼來テ習テ宇ヲ當ニ是時也也內無怨女外無曠也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也不能行王政也大王也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宣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猶也也潁水涯也岐山下也也姜女大王之妃也也晉相也字居也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重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而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疏分二
也疏遠也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辭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引人欲而在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耶。於此而問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懈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果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也。

昔所進之臣今為也。而王不知誅亡之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此。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喻叔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慎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書見
用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
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也。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敢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殛也。書：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豈可行乎？趙注：湯武諸侯。

傳曰：大
學傳文

書曰：當重
泰近下上

見趙注本疏本並
作謂
趙云將以比喻之
流云此章任賢使能
不遺其學則切成
不虛也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滅絕。天理之賊。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之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汲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不然。是未免於殘賊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陳紅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王紅也。不敢自治而使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狗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
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
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

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

下同

史記六國志上云燕王噲

人力之爲天也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
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人情
三十一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自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燕民曰子之之天下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滾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且

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

指齊王也。

征討之義。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

後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

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長也。我君之托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王曰
目ノトリヨミ
レハカヘス

移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追反

諸侯力齊ヲウケト思

極救也。係累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者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 倪五稽反

他國諸侯ノ力ヲウケテトモナクフベシ也

「トリヨミ」イケトル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彌魯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下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有司
大將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

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 勝平聲 長上聲 下同

闕。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流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名。聞去聲。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書曰。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篇

國君一礼
記曲礼有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國多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
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彼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
言有國者賞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

邠與
同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

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

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

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

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

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

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

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可敏幸於其所難必

周礼行人職云
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
以帛琕以錦
琥以繡繡以
黼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三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
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

是八國ノタニ
死スル也

傳 春秋
公羊傳

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若將有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
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也是以作邑
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
勿去其國ノ先祖天子ヨリウケル地

君請擇於斯二者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
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
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
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
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比量

儀秦史記
王出戰國ノ
有分ニサミ
ハカリコト
トスモノノ
秦趙後ニ
人也

力ヲ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與天濟斯民
與不濟也

目前三々
トリハノ
オスコクニテ
必竟六天年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久尼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清書